



偶遇青狮潭

□蒙祥吉

一次导航失误，让我与青狮潭有了亲密接触。

那天，我带儿子去灵川县江头村的爱莲家祠参观。参观结束，我本来打算原路返回，可开动车子上路后才发现走过的路也不好认。因为腾不出手，所以我叫儿子搜索一下车载导航，找回家的路。不承想，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操作的，把我带上了一条完全陌生的新路。想着地球是圆的，再绕也能回到家，我也懒得停车重导，便循着地图上的绿色线条一路前行。

下午五点半的斜阳，像镀金似的涂在前挡风玻璃上，有点刺眼。我专注于新路和中控屏的线路，根本没有工夫看路边的风景。直至车子转过一道山弯，一片比挡风玻璃上的阳光还刺眼的光金撞入眼帘，我才放缓车速，抬眼眺望。眼前一个大湖漫向远方，浩渺的湖面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漾起碎金点点。湖心的小岛与远处的山峦，远近有致、参差

不齐，恰似犬牙交错，与波光相互映衬，勾

勒出一幅现实版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儿子兴奋地指着窗外说：“哇，好美的地方！这是哪里？”这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来到，不过凭以往的认知，我猜这就是青狮潭水库了。

被眼前的景色震撼，我将车停下，想怀抱这片山水，或者被它环抱。青狮潭水库由于去年腾库维修，加上今年夏天才两三场大雨，此时的湖水尚未丰盈，湖面到路面还有几百米的距离。我们沿着别人已经踏出的土路走到水边，及至眼前，湖水与远处看的又不一样了。这水极清，轻轻漾着，透着寒气，水下褐色的库底泥清晰可见，宛如丝滑的巧克力，被一层厚厚的玻璃封存。因湖边没有遮挡物，我们走在阳光下难免有些热。儿子按捺不住，小心翼翼地想踩到水里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年纪五六十岁的筏工撑着竹筏从湖面悄然而来，他和气地问我们：“要乘竹筏游湖吗？”我看了看天色，虽沉醉于眼前美景，但考虑到时间不早，只好婉拒。筏工并未纠缠，脸上依然挂着和善的笑容，

闲聊了几句后，便又撑着竹筏，无声地朝着金色而广袤的湖心划去。

婉拒了筏工，我还阻止了儿子再次戏水的尝试，因为清澈的水反而容易让人忽视它的深浅，我担心他不小心踩空掉进去。我们沿着湖边走了一小段，儿子被晒得有点蔫，加之既不得坐竹筏又不能玩水，他的情绪有些低落，我只好决定返程。

回到马路边，我举目四望，只见青狮潭静静地躺在群山的臂弯里。岸边的景色层次分明，去年的水位线宛如一条天然的分界线：水位线以下，大片土地裸露着，长着些低矮的杂草。水位线以上，农民的果园和田地错落分布。柑橘园里，果树郁郁葱葱，树叶泛着油亮的光泽，像被精心打过一层蜡；稻田里灌满了水，却还未插秧，平整如镜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偶尔有一两只白鹭从杂林的树梢上翩然而至，优雅地降落在水田中，弓着脖子寻觅着水中的小生物。再往上，就是我们脚下

的柏油路。这条路将路下方的农作物与路上方的原始植被分开，但不生硬，与水库的水位线似平行又不完全平行地伸向远方。恕我词穷，目光所及，除了借用《桃花源记》中的“土地平旷”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来描述比较贴切外，再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语言。

驾车重新起程，后视镜中，青狮潭的身影渐渐变小，直至消失。但那片金色的湖面、远处的山峦、悠然的竹筏，却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——我对青狮潭竟有些留恋起来。还好，武陵人“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及郡下，诣太守，说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志，遂迷，不复得路”的遗憾，我将不会重演，因为此处迷人的风景不但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而且我在离开前，还用手机做了定位，这种方法比武陵人的科学、精准。

青狮潭，我还会再来的。

小暑至，夏意浓

□翟长付

“倏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”当蝉鸣攀上树梢，热风裹挟着草木气息掠过阳台，日历上的墨迹轻轻一转，便迎来了“小暑至，夏意浓”的时节。记忆里，这个节气总与奶奶手中悠悠摇晃的蒲扇、小河里飞溅的水花，还有井水泡过的瓜果清凉相连，在岁月里酿成一坛绵长的夏日陈酿。

天气热了，爱人一早就煲一大锅冰糖绿豆汤，清热解暑、止渴生津。办公室的空调已满负荷运转，离开室内，稍微一动就会大汗淋漓，让人真切感受到夏意正浓。

儿时的夏天，小暑是我们最盼望的时节。这个时候，学校已经放暑假了，家里好吃的也多了起来，父亲扛几袋刚刚收获的新麦，去磨成面粉。面粉可以蒸馒头，可以做包子，还可以擀面条、做煎饼。最消渴的是五分钱一支的棒冰，有豆沙的、奶油的，棒冰的木头柄儿在嘴里含上老半天都舍不得扔掉。

比起屋里的清凉，屋外的小河才是童年夏日的主场。拿一只小木桶，在河里逮鱼捉虾摸河蚌。嬉戏玩耍，一直泡到太阳西下，大人们喊叫，才推着木桶，游到岸边，带着满满的收获各自回家。

炎热的夏天，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儿，就是斗蟋蟀。晚上，打着手电筒，循着叫声捉蟋蟀，多数是幼虫，好不容易捉到一只成虫，兴奋得跳起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手持放有蟋蟀的小竹筒，来到村口的大槐树下。虽说斗蟋蟀是我们爱玩的游戏，却有不少大人也喜欢围观，大人和我们一起趴在罐子边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大声呐喊，为蟋蟀加油。

老槐树上的蝉扯开嗓子“知了、知了”地叫着助威。老人们摇着蒲扇围坐在树荫下，唠着家长里短，一旁斗蟋蟀的热闹、烦躁的蝉鸣丝毫不影响他们聊天。

蒲扇是夏天纳凉的神器。小暑还没到，奶奶便翻找出放在衣柜顶上的芭蕉扇，拆掉磨损坏的布边，眯着眼睛，用崭新的布条一针一线重新缝好。她不爱待在家里，喜欢搬只小凳子，走到村头大槐树下或老屋后的池塘边，静静摇着扇子，在树荫下纳凉消暑。

天气热了，地里的活儿不多，路上的行人也很少。连平地里活泼的小狗，也趴在阴凉处，吐出舌头懒洋洋地打盹。鸡窝鸭棚里的家禽都悄无声息，咕咕的鸡鸣、嘎嘎的鸭叫此刻一声都听不到。

父亲天没亮就背着药水喷雾器去田里治虫，中午回来的时候，带回几只水瓜和香瓜，泡在井水里。冰凉的瓜皮贴着掌心，还带着父亲掌心的汗味。中午饭后，吃了泡得冰凉的瓜，父亲躺在凉席上午睡，我们则拿着木桶去小河里嬉戏玩耍。

小暑这一天，母亲会把箱底的衣物、鞋子等拿出来晾晒，老家人称之为晒伏。花花绿绿的衣物挂满晾衣绳；两张长凳架起门板，上面铺满鞋帽、围巾和冬衣。老人们常说，小暑晒过的衣物，一整年都不会受潮发霉。

现如今，我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，每天在空调间里打卡上班，小暑的炎热对我来说，似乎只是日历上的符号。即便这样，脑海里还会浮现奶奶的蒲扇，斗蟋蟀的竹筒，还有馒头、手擀面和煎饼。

“薰风愠解引新凉，小暑神清夏日长。”小暑至，夏意浓，人们在暑气里调整着生活的节奏，而记忆里的小暑，始终是那把摇着时光的蒲扇，在岁月里不肯降温。

乡村“藕”遇

□诸葛保满

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。”小暑时节，暑气蒸腾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放进了巨大的蒸笼。在这酷热难耐的时节，我回到了久违的乡村，赴一场与藕的美妙邂逅。

村头那片藕田，是我儿时的乐园。如今，它依旧是乡村夏日里最动人的景致。站在藕田边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胜景。硕大的荷叶挤挤挨挨，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，层层叠叠地铺满水面，为水下的世界撑起一片清凉。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水珠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宛如珍珠般璀璨。有的荷叶高高挺立，像优雅的舞者，在微风中翩翩起舞；有的则平铺在水面，与鱼儿们嬉戏，偶尔被调皮的鱼儿顶起，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。

粉色的荷花从荷叶间探出头来，有的已全然绽放，露出嫩黄色的花蕊，宛如亭亭玉立的仙子，在荷叶的簇拥下，散发着迷人的芬芳；有的则含苞待放，像羞涩的少女，红着脸，悄悄打量着这个世界。花香丝丝缕缕地弥漫在空气中，随风萦绕在鼻尖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瞧，那只红色的蜻蜓轻盈地落在刚冒出水面的小荷上，它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，与嫩绿的荷叶、粉嫩的荷花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。远处，几只鸭子在小溪里悠闲地游弋，它们时而把头扎进水里，时而又浮出水面，欢快地嬉戏着，打破了水面的平静，泛起一道道波光粼粼的水纹。

看到这片藕田，记忆如潮水般涌来——小时候，每到小暑，我总会和小伙伴

们迫不及待地奔向藕田。我们挽起裤脚，小心翼翼地踏入水中，去寻找那些藏在荷叶下装满莲子的莲蓬，取出莲子，放入口中，那股清甜瞬间在舌尖蔓延开来，驱散了夏日的燥热。偶尔，我们也会不小心踩到藕，那白白胖胖的藕，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在泥里和我们捉迷藏。我们兴奋地把藕从泥里拽出来，带回家，央求大人给我们做莲藕炖排骨、五花肉炒藕片、凉拌脆藕等美味的菜肴。

那时，村里的大人们也在藕田里忙碌着，低头采摘莲藕。采藕是个辛苦的活儿，

随着记忆的种子自然生长——罗海散文集《安陞书，时间深处的微光》读后

□唐丽妮

罗海创作《安陞书，时间深处的微光》（以下简称《安陞书》）之初，应该并没有下决心要写一部生态著作，而是随着记忆的种子被唤醒，然后才创作生长出自然之花。

罗海在后记提到，因为偶在微信群看到《广西文学》韦露老师一句关于海菜花的话，立即写下了开篇之作《海菜花》。唤醒他沉睡的记忆的，是一句话，是一朵小小的海菜花。他以此进入了浩浩荡荡的叙述。九十九种风物、九十九种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构成了作者独特的地域记忆，那就是他记忆中的大苗山安陞的山野，以及那山野里的人们。

全书九十九篇散文，近二十六万字，始终有一种恬淡美好流动在文字之上。这跟作者童年的独特体验相关，也跟那一方的风土人情相关。又因为那样的风土人情，必然会给他那样与众不同的体验。归根到底，还是安陞的山川河流、虫鸟蝉鱼、风雪雨露，以及那里朴实又彪悍的民风民俗影响了幼年的作者。而这所有的一切，又以他六岁前生活的上海市并作为参照物，因此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审美。

罗海的《安陞书》是一种童年乡村书写，这注定跟他之前创作的城市书系列《上海生活》《工厂生活》有很大的不同。无论是以上海外公家这一个大家庭为缩影记录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上海市并生活的《上

海生活》，还是以马鞍山硫酸厂为缩影记录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企改革之前的厂矿工人生活的《工厂生活》，都给人一种局限性，局限在一个家里、一个厂里，局限在城市楼群的钢筋水泥里。而到了安陞，一切变得天宽地宽。

在《安陞书》中，大自然是那样的博大，土地是那样的丰厚，相比之下，人就很渺小了。安陞人自古便在大苗山的皱褶里生存，跟虎狼斗，跟蛇鼠斗，跟寒冷与闭塞斗。他们武勇善斗、心灵手巧，小伙伴张子雄小小年纪竟创新自制了一种新式打猎武器——短銃。那些令人心生畏惧的火药、铁砂，在安陞孩子们的手里，就如同城里孩子的橡皮泥那样柔软可捏。这应该是耳濡目染、代代相传的结果。而所有的抗争，不过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中求得生存，但无论如何抗争，都斗不过大自然。比如，在特殊年代，人们砍杉树，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砍过去。后来怎么样？书中没有写。但假如毫无节制，必然会遭受水土流失、物种锐减、气候变化等自然环境恶化的报复。安陞人的抗争，与其说求生存，不如说是求平衡，把人作为生态链中的一环，而不是主宰。

在书中，我们感受到安陞人敬畏大自然，顺应大自然。比如冬天寒冷，而衣被单薄，安陞人便养成了大碗喝酒以御寒的习俗。再比如，对省柴灶的接纳和使用，书中

写到安陞人原来没有灶，只有火塘，而那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了，那样的省柴灶在安陞以外的大江南北，早已普及了吧？火塘架在堂屋，不仅日夜不熄，甚至年年不熄。这得多费柴啊？直到有一天两个外乡手艺人来到安陞，为他们垒起了省柴灶。省柴灶到了安陞，安陞人立即就接受了它，使用上了它。安陞人居于深山，柴火随手可拾，并不缺柴，但生存智慧使得安陞人懂得节约资源，避免浪费。

书中大量篇幅写地理、风物、虫鸟、果蔬、天象，而人则在这些自然之物的缝隙中闪现。而这是恰恰是那个时代中国乡村的真实镜像，人是自然之子，而非自然之神。

罗海是一个生活阅历极为丰富的非虚构作家，经历过好几种生活：上世纪60年代，幼年的他在上海外祖家生活；70年代，上学了，回到大苗山安陞父母身边生活；80年代，去广州当兵，空军；90年代初，退役到安徽省马鞍山硫酸厂工作；在工厂两三年后，辞职下海经商，做起了个体户。这么多年，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中，罗海也有过大起大落，走上了一边经营一边创作、一边生活一边反思的文学道路。丰富而独特的人生经历，是他创作的源泉，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。

罗海的母亲是从繁华的大上海来援建边

疆广西的知识青年，但罗海并没有大写特写自己母亲的如何高尚伟大，反而给母亲的笔墨很少。虽是寥寥几笔，但母亲顺应时代，顺应环境的性格已是跃然纸上。在《上海来的医生》中，母亲自然而然在把从上海带来的漂亮裙子压箱底，欣然地在安陞的山中走家串户、访疾诊病，欣然地接受人们尊称的“雪医生”称谓。但她也有自己的坚守，那就是端庄的列宁装，她用自然舒适的方式给安陞人带来了“揩窟”，带来了“汤婆子”，带来城市里的文明。她还会欣然学习安陞人的生活方式，挑水、做饭、开荒种地。后来还学会了做酸鱼，甚至爱上了酸鱼。这种顺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能力和性格，是安陞人影响的还是母亲本就是这样的人？难以说清，或许都有。

书中，小伙伴婉婷的母亲梁雪花，直呼其名“梁雪花”，而别的伙伴的父母的称呼，都会写××母亲（父亲）。可见这一家人跟安陞人梁雪花的关系太好了，好到连小孩都自然地直呼其名。可窥见罗海一家人从县城来到安陞生活，是融入式的生活，是被大苗山驯化过了的。

阅读本书，是一个愉悦的过程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作者、读者、书中的人和事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，恬淡美好的。